

御製性理大全書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

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

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

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

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
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
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
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
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
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銻梓
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
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
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
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
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
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

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重刊性理大全叙

我

國朝以文教治天下彙儒先之遺言格論爲性理
一書頒行海內久矣建陽書林數有刻本而字
畫差訛卷帙簡畧讀者憾焉乃
巡臺山泉吉公按臨茲士貞飭憲度釐正風
雅爰命秀民粹集之祇承弗勝謀之
藩臬暨守巡道諸公咸相贊成遂令學官弟子
員十數人夙夜從事越三月而刻成夫溯厥淵
源羽翼斯道公之嘉惠後學有功於先賢也大
矣嘉靖三十五年季冬望日建寧府知府程秀
民頓首
拜識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 校正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永寧趙維垣 質實
福建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固始李磐 考誤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慈谿顧翀 詳覽

福建提刑按察司僉事鄱陽舒春芳 稽輯

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增城胡廷蘭 重訂

建寧府同知董燧 督刻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

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

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

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

九卷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
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
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
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
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
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
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
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
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燔烈

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綫
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
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
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
發前脩之永歎夫不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
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埽蕪
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阤狂言旣揚復
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
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繼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

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曠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繼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颁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

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闇奧圓

冠句屢固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廩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覩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性理大全書

四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學士兼纂修學士政大夫胡廣等謹表

翰林院

學士

纂修學士

政大夫

胡廣

性理大全書

一先儒姓氏

周子

惇頤
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正叔

伯淳

明道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溫公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
君實

溫公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山谷黃氏

庭堅
魯直

以道

說之

滎陽呂氏

希哲
原明

嵩山晁氏

以道
說之

良佐

顯道

王氏

巖叟
醉定夫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良佐

顯道

鎇氏

質夫

李氏

端伯

藍田呂氏

大忠

大臨

進伯京兆呂氏

大鈞

與叔

和叔

蘇氏

季明

龜山楊氏

時中立

壽安張氏

繹思叔

華陽范氏

祖淳禹

永嘉劉氏

安節元承

東平馬氏

伸

邵氏

伯溫

河間邢氏

恕和叔

武夷胡氏

康侯

文定

致堂胡氏

寅明仲

五峯胡氏

宏仁仲

陳氏

恬叔易

陳氏

淵

馮氏

忠恕

祁氏

寬

呂氏

稽中本中

呂氏

堅中

張氏

婚姻

歐陽氏

棐

豫章羅氏

仲素

延平李氏

侗愿中

韋齋朱氏

松喬年

屏山劉氏

子翬衡

朱子

熹元晦

樂菴李氏

平靜

南軒張氏

栻敬夫

象山陸氏

子淵彥平靜

默齋游氏

九言

東萊呂氏

伯恭謙

勉齋黃氏

榦直卿

三山陳氏

祥道

雲莊劉氏

爚晦伯

西山蔡氏

元定季通

節齋蔡氏

淵伯靜

九峯蔡氏

沈仲默

觀物張氏

行成方子

北溪陳氏

淳安卿

果齋李氏

正子銖叔重

潛室陳氏

埴孔碩

盤澗董氏

九成子銖叔重

比山陳氏

膺仲

吳氏

壽昌

山陽度氏

正性善

慈湖楊氏

簡敬仲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

鶴山魏氏

華父了翁

平菴項氏

安世平甫

彭氏

長庚

祝氏

涇

進齋徐氏

幾子與

思齋翁氏

永叔承

覺軒蔡氏

模仲覺

萍鄉胡氏

安之叔器

天台謝氏

無祿仲元

平巖葉氏

采仲圭

雙峯饒氏

魯仲元

楊氏

復

李氏

士英仲元

建安熊氏

剛大勿軒

臧氏

格

孟氏

康

魯齋彭氏

仲翔

習軒吳氏

櫟

庸齋許氏

仲翔

長樂陳氏

嚴孫櫟

鍾氏

過

黃氏

方叔

黃氏

瑞節

謝氏

方叔

魯齋許氏衡

平仲

玉齋胡氏方平

董氏訥

訥

吳邵李氏韶

陳氏協

雙湖胡氏一桂

高氏

鄭氏

周氏坦

劉氏垓孫

劉氏璋

臨川吳氏澄

翁清

草蘆

李氏希濂

邵菴虞氏伯生

集燧

元氏明善

牧菴姚氏元功

揭氏溪斯

古洲馬氏

耶律氏有尚

圭齋歐陽氏玄

陳氏剛

清晉卿

黃氏

清晉卿

勑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

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

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

金幼

翰林院脩撰

臣

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

臣

陳循

翰林院編脩

臣

周述

翰林院編脩

臣

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嘉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沈升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事臣周忱

事臣周忱

事臣周忱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裔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敎授臣廖思敬

臣廖思敬

常州府儒學敎授臣曾振

正臣傳舟

蘄州儒學正臣傳舟

濟陽縣儒學敎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敎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江寧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委

性理大全書目錄

卷一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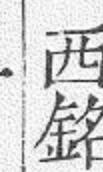
通書一

卷三



通書二

卷四



西銘

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蒙一

卷六

正蒙二

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皇極經世書二

卷八

皇極經世書三

卷九

皇極經世書四

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卷十四

易學啓蒙一

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學啟蒙二

卷十六

易學啟蒙三

卷十七

易學啟蒙四

卷十八

家禮一

卷十九

家禮二

卷二十

家禮三

卷二十一

家禮四

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

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卷二十六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卷二十七

天度曆法附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星辰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陰陽

五行

時令

地理 潮汐附

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卷三十四

四

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性

卷三十

人物之性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命才情

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意慮附

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五

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六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卷三十七

、仁義禮智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彥

李侗

胡安國

子寅宏附

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張栻

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朱子門人

真德秀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

省察

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致知

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五十一

學九

教人

卷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

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附

卷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論文

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孫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卷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附

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秦

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卷六十三

三國

歷代五

晉

卷六十四

唐

晉

歷代六

五代

卷六十五

宋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臣

臣道

卷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謚法

封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校

用人

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莅政附

諫諍

法令

賞罰

卷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田賦

理財

節儉

賑恤

積異

論兵

論刑

性理大全書
夷狄

性理大全書目錄

七

卷七十

詩

古詩

律詩

絕句

文

贊

箴

銘

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目錄

性理大全書目錄

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九九九年八月

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灑落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有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勤靜理性命等章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勤靜理性命等章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勤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自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
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
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
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
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
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
得誌文致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
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
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陽動

乾道成男

陰靜

坤道成女

萬化生物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

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水金木火土

五

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水火土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義也寂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

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則是太極但挑出在上○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無極而太極只是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有一句如沖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說性相似○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窮無極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旣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太極只說性相似○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竊疑上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問無極而太極因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見其自太極來今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行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

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撲不破○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無極而太極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太極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旣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旣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爲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旣有理便有氣旣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旣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所謂太極者便只在但動靜非太極耳故周子以無極言之○謂太極含動靜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問陰陽便是太極否曰某解圖云然非有以離乎陰陽此句當子細看今於某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否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纔說太極便帶

著陰陽纔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孟子是剔出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圖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爲二物矣○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無對○問太極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太極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理動靜曰如此則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貴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也只是理○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有查滓○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二者有則俱有又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
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
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問動
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矣曰纔動便生陽不
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
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
理只循環生去○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
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
極之用也○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
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
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
故也○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
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
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
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
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天地生物先
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
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

木○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
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
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義智○問
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
陽之分耳又問木陽輝故次火金陰輝故次水
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
見○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
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
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
意也○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却明
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
○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
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容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
間何事而非五行陰陽七者袞合便是生
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生焉金木水火分屬
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
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
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故能生
秋金也以圖象攷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

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五行之生非有先後如數一二三四五自然有先後次序○總而言之只是陰陽分而言之有五○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問旣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五行一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則非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若以爲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沈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

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問無極太極之體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太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又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其光則一也○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旣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

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在濁氣之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曰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理終爲主此卽所謂妙合也曰然○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之妙未嘗不在是焉○問萬物各具一大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

極曰此是一事二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知覺是心之靈○形旣生矣形體陰之爲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爲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闊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性○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金木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問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此仁實有此義與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已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夏末月

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天地之間陰陽而
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
適而不得其類哉○或以爲善惡爲男女之分
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
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
他如何使改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
○吉凶相對而悔吝在其中悔自凶而趨吉吝
自吉以向凶○人之所稟又有昏明清濁之異
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
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
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
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聖人表裏精粗
於陽動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
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
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
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
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
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
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

斷底智便是收藏底○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
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
已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
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
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
亦主靜之說也○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
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
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
也○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吉悖
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飢渴飲出作
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
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
也○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
它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
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
不是便遇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太極只是天
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

則萬物中各有一太極○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物事發出却剛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云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大極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易有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衰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

則一○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能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便是情如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此理也○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似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極明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

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閉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

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麤辨爲之竊歎故著其說如此云○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旣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具一陰陽耳○比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極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强名之曰極○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

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則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小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別得先後便偏去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言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在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則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不亂○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

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始而終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功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三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涵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老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出太極莊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

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者無以處物○節齋蔡氏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易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使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爲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夫子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爲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聯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曰夫子何爲主易而周子何

爲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上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西山貞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一物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黃氏巖孫曰通書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正圖書相表裏之意又云五殊二實亦當與此參觀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聖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極否朱子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之上○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大極字耶○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莫正足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著一字不得○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

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好字訓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攬○無極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旣有此理便有此氣旣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上天無極自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南軒張氏曰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

以明動靜之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用者也必有見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說云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子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旣又引易之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以易者歟○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

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理雖無形狀方體萬化無不以爲之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間不窮而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

卷之三

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充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

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延平李氏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又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却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陰陽迭運者氣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其吉凶皆其度內爾○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性之真也也其理則所謂道○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

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僞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處即非誠矣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成立之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旣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爲性也○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開一闢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會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

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之所以聖者誠而已○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有此理則有此物徹頭徹尾皆是此理所謂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得到得成果子裏而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或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事實時又却畧少歇也不是生到這裏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

如人相似方其嘿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
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
知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
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
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
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
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則秋
斂冬藏千條萬緜各自成一箇物事及至春又
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
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
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
如人方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
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
智只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
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
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衆這幾句易之爲義也

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
○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
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
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問
繼之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
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六十四
卦之序至復而繼○問太極圖解曰動而生陽
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靜而
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夫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
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以成者皆誠之著
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
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
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
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
此而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
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
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

嘗謂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旣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體而後用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離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今日一書過了便是夜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書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是把今日建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袞袞將出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提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問大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動一靜便是一箇闔閭之大者氣曰有此理便有此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起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無靜了程子曰動靜無端此亦且是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問理與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來所謂如環無端互爲其根謂如在人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來只在靜便如渾淪未判之時亦須曾明盛一番

盡之動極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來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極則自然動推而上之沒理會處○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言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收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後而有陽靜而後有陰截然爲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而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此可見○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爲先陰爲後陽爲始陰爲終猶一歲以正月爲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爲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如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就此看又有先後也○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

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
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
說起譬之俗語謂今日爲頭已前底更不言理
意思○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
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
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
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夫一動一靜以時言分
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
暗及其旣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闕闢更以
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
之影只書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
無垠海宇變動山渤海涇人物消盡舊跡大滅
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
此石即舊日之上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
驗者○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可變
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

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峙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若爲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肯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問必至於互爲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問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爲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槩土是地之形質○問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問如何

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問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陽動陰靜非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又動曰然○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氣機也又曰機是關捩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得那靜底踏著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

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問太極一陰一陽曰一陰一陽道也陰陽器也○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否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問形而上如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形而上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問明道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作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此正是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問伊川言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曉故云須著如此說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人君須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更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只說得通○可見底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只是器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推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器謂之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推器爲道固不得離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著如此說然道亦器器亦道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

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是器。謂一曰道。如一闔。謂之變。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了。又寒了。又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道理循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必有則。○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須有道。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作用。便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形而下者是理。纔有作用。便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形而下者是理。纔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凡有形有象者。皆是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底。在前說道無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畢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面靜又從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曰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

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而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靜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缺處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是氣拶出橫渠云知虛空卽氣無只是如此又星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掣動這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甚麼機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

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陰極隨陰陽而爲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以下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袤說箇太極與陰陽著曰須看觀字是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妄意謂此非老子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也太極之動也利貞者性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遡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也嗚呼深哉○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徹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

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榮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常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白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

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
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非是外事物有箇
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
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
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是器若要看義
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義
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
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
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非外夫
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
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
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
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理不外乎氣若說截
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
理與氣爲二物矣○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
見之時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自此而下
有體故以器名之○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
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
所謂器即道也又謂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

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
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爲始不合道器則恐
人陷老子精粗之謬故須著如此說耳程子之
意恐亦不過如此苟惟以爲太極只在陰陽中
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
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
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
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
之上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於列子
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爲而大本有
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
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西山真氏曰凡
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即形而上者
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
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
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
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
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
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
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
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

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平巖葉氏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離了陰陽便無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是道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又云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又云陰陽形而下爲道形而上爲器須著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又云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又云誠者物之終始俗語徹頭徹尾胡氏云誠者命之道乎此言誠者即所謂太極

也○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
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
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
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
有所虧欠間闊哉

朱子曰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
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
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理迤邐分做兩箇氣裏
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
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
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
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
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
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
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
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
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
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
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
是這箇物事○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
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
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
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
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
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統言陰陽只有兩
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
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

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
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
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陽動
靜以大體言而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
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
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陰陽無
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
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爲陽覆手則爲陰向
明處爲陽背明處則爲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
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採相兼相
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陰陽雖是兩字然
只是這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
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
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所
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問聖
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
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
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
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
理何者不出於陰陽○南軒張氏曰新安朱熹

云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
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
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
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爲至此而始具也○
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
順布四時行焉妄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
生云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爲升降
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
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然而不離蓋
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
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
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
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
而不遺者也即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
所爲也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爲春火之氣盛於
南於時爲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
之戊己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
於時爲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爲冬春夏秋

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通書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此以明太極動而生陽以至四時行焉無非神之所爲也又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四時之行百物之產一大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乎○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槩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釋故次水木陽釋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彼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緩金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上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

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流謂易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爲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木肝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說水木火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本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爲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爲三也地得偶而爲造化之數特言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之數非次第之數也水木火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之數特言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爲四故曰四生金二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爲三也地得偶而爲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此生至流行皆是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爲四故二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水木火金土五行為次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偶初盛而爲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

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造成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爲陰以其在內者爲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乎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矣知二之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雖爲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而無始者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四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比溪陳氏曰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不息不止是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

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
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
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
行之用也○黃氏巖孫曰程子云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
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
太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
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
水○陰陽是氣五行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
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
事方自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
陽外別有五行○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
性否曰然此卽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
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程先生說
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
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問枯槁之物亦有
性是如何曰惟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

性外之物○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謹誨語謂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

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細繪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太極之體不立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勉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卽所謂混兮闡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遡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平巖葉氏曰此圖卽繫辭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

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

合故能成形○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氣之聚而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實則又因是爲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嵬嵬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卽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問氣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如有牝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人物物自男女如是人不能察耳○天地之初如何計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乾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事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事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兩箇人便似如今人身土蟲自然變化出來天地生氣其序固如此遺書言氣化處可見○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南軒張氏曰朱元晦云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是物生生而無窮焉凡此皆無極之貞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

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牝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問氣化形化曰此是總言人物物自男女如是人不能察耳○乾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事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事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兩箇人便似如今人身土蟲自然變化出來天地生氣其序固如此遺書言氣化處可見○天下莫能載是無外天下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南軒張氏曰朱元晦云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是物生生而無窮焉凡此皆無極之貞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

是陰陽又各以類凝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實一大極而已於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通書云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其此之

謂乎○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人氣嘘呵而後成水也○比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古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

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

本體本體本體本體

自圓也○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

以陰陽之氣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西山真氏

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西山真氏

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

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

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

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

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

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平巖葉氏曰繫辭天地

網緼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

化也圖說蓋本諸此○黃氏巖孫曰程子云墮

石無種種於氣鱗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

不^如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

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以氣

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

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

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問先生語錄中云焉知

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

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

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

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

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

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螂生其間此氣化

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

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憲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

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計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

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祭大但能守禦牛但能畔而已人則無不知無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懶之知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

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得其氣之精英者爲人得其查滓者爲物生氣流行一袞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既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查滓中又復稟得查滓之甚者耳○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袞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爲愚不肖○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與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草木之生自有一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一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箇道理在人如何看○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便是○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問陰陽都將做好說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也得以陽爲善陰爲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

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太極便是性動靜
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
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
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
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
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孟子云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
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以
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
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
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
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
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
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南軒
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
性之當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
感動動而心不察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
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
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汨之矣雖汨之而
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

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旣廣大矣乎○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有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

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露呈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於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麼子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正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箇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信蓰或相什百或相干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而主靜無欲中正而已矣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卷之二
四十四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遂以靜字形容天地之妙則不可○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

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

四三

一

言中正如何曰禮知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知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實且定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智於四德屬貞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如此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是做智了又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便不是正否曰是○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動則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

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元亨誠之運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則不能靜○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全得仁義中正之極而聖人全體太極無所虧理之定體便是○衆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化制其情慾使之有以檢押相率而趨於善也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惻隱慈愛之處義則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

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言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

主靜曰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爾○中正仁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物○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良二

卦皆有靜止之體○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或問智者動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父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

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也須者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雖溫燠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生藏閉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北溪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理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好處恰好處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是中故太極圖說

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果齋李氏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欵藏於秋冬發者謂生氣已息不知欵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生是用欵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欵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静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平巖葉氏曰此圖辭義悉

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匪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即禮正即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專以性之未發者言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則以性之周流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爲四端以周流乎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中見於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可移易若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仁之事也義者主於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擇其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體而達於用者斷割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卑而反其體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

之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也然是極之理根於所性其體本真而靜苟有一毫之私欲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體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汎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唯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爲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而用力哉○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感而五性動善惡分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人極有所不立矣何則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形而下者也仁義性也形而上者也故自天地言之則器即道道即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一太極至其間以爲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私或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以爲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則人欲勝而天理滅矣此人極之

立所以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者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歟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以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黃氏嚴孫曰程子云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

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

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

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南軒張氏曰君子脩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

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礙非凶

乎○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

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

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

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

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宰

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

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

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

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

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

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人以靜坐工夫與役

役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

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

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

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

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

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

爲的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

敬之說而不

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大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

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剛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甚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揚子之言爲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二君子所學則又就那地

位上說如何拘得○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義爲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底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而以仁對陽仁者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爲其根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决做這見得陽舒陰欽仁屬陽義屬陰處○仁義禮智四者之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能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

欵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欵藏爲事作長爲生
則陰陽剛柔仁義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
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
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
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
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
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
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
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
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
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
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
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
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
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且
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
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

便足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
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
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
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
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周子太極之書如
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
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
矣○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
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
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
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
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
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
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
死便是都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
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
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
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始終一理
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
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位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即人而明太極之理與前之言一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爲無窮者聖人也故繼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辭以明之曰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序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焉聖人立極固不假脩爲而後能然推本其經綸之所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乎是也主靜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逆也而敬爲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和未嘗相違也而中爲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懼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主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何其爲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引繫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以見此理之所寓

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異也○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說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子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廻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斲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佛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黃氏巖

孫曰程子云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云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來屈伸

有來天地間如洪爐何物不銷鑠了又答或問鬼神之理云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屬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

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口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固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攷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明道濂溪俱高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琴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汪端

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旣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節齋蔡氏曰圖說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論曰愚旣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

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量之稱無寸之人而已豈不謬哉夫善之與性不可

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

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

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

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

母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問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朱子曰此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辨說紛拏無時可通矣○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用就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止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爲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陽者太極之用所以行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者大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斷一定之體○中正仁義

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一嘿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且旣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是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

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出方得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鬭而今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胷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歉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黃氏巖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旣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

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閔

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此朱子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撲撲不破者也○學者雖看易聖人不曾敎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爲敎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亦不及於易○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黃氏嚴孫曰張閑中以書問程伊川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又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

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

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
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
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
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
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
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
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
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
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
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

理矣○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
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
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
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
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周
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

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周子契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

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

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

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又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旣分陰陽旣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圓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

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

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
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
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
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
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
之要旨哉遂寧傳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
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
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始說其後在
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
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
哉

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
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
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
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
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
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旣
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
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
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

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

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

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牴

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
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繙正而周子二書解在
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
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
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晝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
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効以此最
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
非遂决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
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

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
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
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
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
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
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
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鎔則止言陰陽洪範
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

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帝降裏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

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

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宇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

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
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
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
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
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
顧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
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
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
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
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

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
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能驟而窺
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
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
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
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
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

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
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
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
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
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卽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比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

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

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
齊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
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
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
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
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
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
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
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
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秋冬方秋
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
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
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
是繖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
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繖上文○問純粹至善
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
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
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
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懷玉集卷之二

四

四

問詒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章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一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陽

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
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
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
方行爲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爲陰之屬不知
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屬
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爲陽之屬秋冬物之已
成故爲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
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
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
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
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
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
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
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
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
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
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
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
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
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
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
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
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
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
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
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
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
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

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之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間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繼之者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氣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物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運動在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休惕

側隱存於人心自恁側惻地未至大段發出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元亨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註下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

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而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期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

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

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誠者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全是一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

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

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至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

然曰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知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須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首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蹠向邊去聖人始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卽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腳跟戰退他因舉濂溪

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爲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

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

惡形矣

誠無爲

則善而已

動而有爲則有善有

性喜

怒哀樂

未發之謂中

幾者動之微

微動之初

是天命之謂性

喜

非善惡於此可見

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

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爲幾

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

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

至其窮察之久漸見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

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

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

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爲則恐

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

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

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

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

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

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

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暗恐懼乎其所不聞

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

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

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

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已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

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

第一親切功夫情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

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

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

亦已萌天理便是道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

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

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

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卷之三

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

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暗恐懼乎其所不聞

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

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

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

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已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

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

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此明周子之意誠。○幾○善○惡幾
此證胡誠。○幾○善○惡幾

子之失誠。

幾

善幾○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有
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餘自
幹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
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
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
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
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
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
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
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
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
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
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

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
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
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
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
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爲
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
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
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
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爲太
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
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
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
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

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
一腳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甚
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
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
無爲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
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也
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
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
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
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
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
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
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
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
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
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
二五此老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
幾過都不會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
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
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
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
自然○此理而安焉者聖
也復此而執焉者賢也

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
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
不備者也

執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
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
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
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
自然○此理而安焉者聖
也復此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而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繫

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擗來做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所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

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旣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是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爲比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

爾○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纏綿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

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

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
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
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
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
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
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
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
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
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
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
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
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
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
○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
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爲相似○節齋蔡氏
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卽五性之德動而正
卽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卽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柔善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所謂天命之性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明濂溪論性自氣稟

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來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

則清以污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也熟用氣力然後可至此○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然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會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正爲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則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

七
卷之二
文
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衆來衆去便有不正如陽爲剛躁陰爲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爲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别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

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比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用力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曰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

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爲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爲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天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爲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曳而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

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計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曰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

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預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然是人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父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

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領次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饑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是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

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
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
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
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
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
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
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
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爲學
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
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
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
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
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
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
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
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
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便是收回

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數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管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管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歛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

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
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
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
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
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平亦恐只
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
詳不知何者爲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
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
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
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平又曰無禮之節則無
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
於樂而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
者分開了○比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
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
順而和失序便乖矣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
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
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
上天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
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
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
有爭鬭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則爲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
爲爲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
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

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
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
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
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器莫離道而在其須是知器即道道即自有箇變通底在其中道即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木只是水火

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亦不能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反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此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管子卷之三

三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

東方明庶風

東南方

明庶風

西方閭閻風

西方閭閻風

西方閭閻風

西方閭閻風

西方閭閻風

西方閭閻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荼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拔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苦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

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
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
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制作之妙真有以
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
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
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
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
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
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
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
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
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
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
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暖去庶
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爲要

一者無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無欲一便是無無欲今試看無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之一謂敬如何曰無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無欲撇脫人只爲問聖可學乎一爲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鵠突底一問如何是鵠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添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墳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則狹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私則狹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

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摸求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但以元否口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問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劉砥所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宜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享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偏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爲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鮑齊古氏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但看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之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

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
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
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
水向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
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
靈知覺始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
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渾
有出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明則
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
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
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
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
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
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
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靜
者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
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
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
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

心體粹然無極之貞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
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絕
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
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
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
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

也如故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
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三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

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
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
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
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
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
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
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
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
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爲之名耳曰五二一
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
二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
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
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
爲太極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箇理此理處
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
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
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
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
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
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
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
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箇
言各正性命也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
極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
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
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
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
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
月在天只一而巳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
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
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
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
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

顏子第二十三